



衛生部“十一五”規劃教材

全國高等醫藥教材建設研究會規劃教材

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研究生規劃教材



供中醫藥、中西醫結合各專業研究生使用

中醫古籍校讀法

〔主編〕 段逸山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礎系列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研究生規劃教材

供中醫藥、中西醫結合各專業研究生使用

中醫古籍校讀法

主 編 段逸山

副主編 沈澍農 劉更生

編 委 (按姓氏筆畫排序)

李亞軍 李具雙 沈澍農
段逸山 徐 麟 孫中堂
曹 瑛 劉更生

中醫古籍校讀法

人 民 衛 生 出 版 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中醫古籍校讀法/段逸山主編.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117-11245-1

I. 中… II. 段… III. 醫古文-教材 IV. R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13323 號

本書本印次封底貼有防偽標。請注意識別。

中醫古籍校讀法

主 編: 段逸山

出版發行: 人民衛生出版社(中繼綫 010-67616688)

地 址: 北京市豐臺區方莊芳群園3區3號樓

郵 編: 100078

網 址: <http://www.pmph.com>

E-mail: pmph@pmph.com

購書熱綫: 010-67605754 010-65264830

印 刷: 北京人衛印刷廠

經 銷: 新華書店

開 本: 850×1168 1/16 印張: 14.5

字 數: 406 千字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117-11245-1/R·11246

定 價: 29.00 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打擊盜版舉報電話: 010-87613394

(凡屬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銷售部聯繫退換)

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育 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指导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张伯礼 委员 王永炎 王庆国 王新陆 匡海学
副主任委员 (以姓氏笔画排序) 吴勉华 范昕建 洪净 徐志伟
委员 (以姓氏笔画排序) 于越 王华 王键 王之虹
尤昭玲 左铮云 石岩 尼玛次仁
刘宏岩 刘振民 严世芸 李庆生
李佃贵 李灿东 李金田 李德新
余曙光 苗茂 范永昇 周然
周永学 周铭心 郭伟星 唐农
梁光义 彭勃 鲁兆麟
秘书 孙勇 呼素华 周桂桐

地址 北京 100028

近些年来,随着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壮大,中医药研究生培养中硬件及软件水平相对不足与中医药高层次人才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为当前中医药研究生培养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适应新时期中医药研究生教育和教学的需要,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卫生部教材办公室自 2006 年开始,对全国各高等中医药院校的研究生院(处)、研究生导师、院士、名老中医、在校和毕业后的研究生,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研和专家论证工作。在深入探讨“研究生规划教材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研究生教材与五年制本科教材、七年制教材,以及专著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研究生教材与导师个体化培养的关系”的基础上,根据中医研究生教育的实际需要,策划组织了这套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规划教材。

本套教材以“提高文化底蕴、加强基础知识;突出中医药经典原著研究;提高临床诊治技能;吸纳现代科技手段与方法”为宗旨,构建了基础、经典、临床、中药 4 个系列的 40 种书目。全套教材在内容的组织上,突破传统应试教育教材系统、全面的特点,紧紧围绕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着眼于学生进一步获取知识、挖掘知识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以问题为中心,围绕本学科的重点、难点、热点和疑点进行取材,深入展开某些方面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在提高中医药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上下功夫。4 个系列中,基础系列主要以“够用”、“深度和广度”为基点,从中医研究生文化专业基础到科研能力各个方面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展开。经典系列主要以条文内容为核心,进行勾勒理论、梳理观点、联系临床实际,阐发经典理论精髓,引导学生深入探索和挖掘。临床系列在中医优势病种的基础上,着重学科的重点、难点、热点内容,以问题为中心,深入探讨中医临床预防、诊治的理论与方法,启迪和培养研究生临床思辨能力。中药系列以当前学科领域研究的热点入手设立专题进行展开,深入探索和阐释本专业的理论与技术,启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

本套教材的主编大多为目前各学科内较有影响和威望的资深专家,他们从事研究生教育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并对编写本学科研究生教材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教材编写中经过主编人会议、各科目编写会议、审定稿会议、主编及副主编统稿会议,参加编写的各位专家(包括港澳台、境外及其他学科专家)对教材的编写深入研讨,积极探索,确保了教材的科学性、先进性和适用性。

本套教材是自有中医药研究生教育制度以来,首次规划出版。这套教材为研究生基础教育搭建了平台,对开展和促进导师的个体化培养,提高中医药高素质人才的水准,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对推动中医药更大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然而,毕竟是首次组织编写中医药研究生教材,其中不乏有不尽人意之处,或不妥或缺憾,冀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朋友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不断完善和提高。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年 12 月

教材目录

一、基础系列

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
自然辩证法
古代汉语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中医古籍校读法
中医各家学说专论
医学科研思路方法与程序
中医药文献信息获取与利用
中医临床辨证思维方法
中医药研究常用分子生物学技术
中医基础理论专论
循证中医药临床研究方法
临床医学影像学

主编 孙广仁
主编 张宗明
主编 许敬生
主编 张其成
主编 段逸山
主编 鲁兆麟
主编 賁长恩
主编 蒋永光
主编 张伯礼
主编 方肇勤
主编 郭霞珍
主编 刘建平
主编 周伟生

二、经典系列

黄帝内经理论与实践
伤寒论理论与实践
金匱要略理论与实践
温病学理论与实践
难经理论与实践
针灸甲乙经理论与实践
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

主编 王庆其
主编 郝万山 李赛美
主编 张家礼 陈国权
主编 杨 进
主编 烟建华
主编 李 鼎
主编 张树生

三、临床系列

中医外感病证临床研究
中医内伤杂病临床研究
中医急诊临床研究
中医外科临床研究
中医妇科临床研究
中医儿科临床研究
中医骨伤科临床研究
中医眼科临床研究

主编 吴银根 黄永生
主编 金 实
主编 姜良铎
主编 唐汉钧
主编 肖承惊
主编 汪受传 俞景茂
主编 施 杞 王和鸣
主编 段俊国

中医耳鼻咽喉科临床研究

针灸学临床研究

推拿学临床研究

中医心理临床研究

中医养生保健研究

主编 王士贞

主编 王玲玲

主编 严隽陶

主编 何裕民

主编 谭兴贵

四、中药系列

中药化学专论

中药药理学专论

中药鉴定学专论

中药炮制学专论

中药资源学专论

中药药剂学专论

中药现代生物技术

主编 匡海学

主编 沈映君

主编 康廷国

主编 蔡宝昌 龚千锋

主编 万德光 王文全

主编 张兆旺

主编 胡之璧

医系基础

医系临床

医系实训

編寫說明

《中醫古籍校讀法》是為學習研究中醫古籍閱讀方法而編寫的教材，主要供高等院校中醫類專業研究生使用。

本教材的編寫目的，是通過校讀理論的講授、校讀實例的剖析以及校讀實踐的訓練，使研究生正確把握校讀中醫古籍的方法，增強發現、分析、解決閱讀中醫古籍問題的能力。

清季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序》指出：“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為是古人之真本，譬猶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煮其簣也。”竹之初生者為筍，而簣則是用竹片編成的床墊。傳刻之書並非古之真本，猶如簣並不是筍，以此說明今人傳刻之文，並非全是古人之真文。同樣，今人注釋講解之義，也並非全是古人的真義。為使所據之經是其本來的面目，便需要認真地校勘；為使所釋之義是其原有的意義，便需要準確地閱讀。具而明之，校讀法就是依據本書，參考他書，發現謬誤，探求理義，是一種邊校邊讀、校讀結合的讀書法。校為求取真文，是讀的基礎；讀為闡明真義，是校的目的。明乎此，則校讀法可分可合：分別敘述時，校與讀可以別為二論，各有其說；具體運用時，校與讀必然合為一法，密不可分。大凡閱讀古籍均須採用校讀法，而中醫古籍由於文本差錯甚多，且一向缺乏行家校讀，所述內容又往往關係到健康甚至生命，因而尤其需要校讀。在此基礎上，方能進而探求傳承與發揚的問題。

本教材緒論首先對校讀法加以概述，闡明校讀的含義，論說中醫古籍尤其需要校讀的原因；上篇四章，側重於“校”，從校勘的對象、致誤的原因、校勘的方法說起，落脚到校記的撰寫，並提出校勘需注意的問題；下篇五章，側重於“讀”，涉及詞語文句的辨釋、名物的考證、章旨的推求、舊注的鑽研，終結於校讀札記的撰寫。附錄一《中醫經典著作重要校注本述要》與附錄二《中醫各科重要書目簡介》，使學習者對中醫古籍的豐富家底有個總體輪廓性的瞭解，以便於選擇與利用校讀對象。

本教材的教學方法是：在研究生課外自學本教材與搜集、閱讀相關資料的基礎上，講清基本概念，闡述基本知識，傳授基本技能，尤宜以後者為主。鑒於《中醫古籍校讀法》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必須加強實踐環節的教學，因而本教材各章後均附有校讀實踐，既要求把握本章的內容要點，又有實踐操作，研究生宜在課外查閱資料的基礎上完成，並進而擇選古代一二種醫書，以為校讀的試驗，方有實際效益。誠如胡樸安《古書校讀法·序》所言：“若僅守此編而不用之於實際，縱對於此編極能了解，亦如有志遠遊者畏車馬舟楫之勞，日在地圖上尋東西南北之方向，終歸於空談而已矣。”

使用本教材的參考教學時數為 56 學時。

本教材對前人時賢的校讀成果多所徵引，行文之中不便逐一列舉，而於書後設立《本書主要參考書目》。

本教材旨在錘煉中醫院校研究生校讀中醫古籍的能力，編寫人員在內容與體例上努力體現這一精神，尤其是沈澍農、劉更生兩位副主編心力倍耗，左右扶掖，三人成衆，反復討論，精心修改，數更其稿。而由於中醫學界向無中醫古籍校讀法之成說，中醫院校也是首次擬設本門課程，既乏樣本可參，又無先例得循，筆路藍縷，以啓山林，疏漏之處，定然殊夥，祈望讀者、同行、專家有以教之，以俟修訂，逐步趨善。

段逸山

2008 年 12 月

目 录

緒論	1
校讀實踐(一)	8
上 篇	
第一章 中醫古籍的校勘對象和致誤原因	13
第一節 校勘對象	13
第二節 致誤原因	29
校讀實踐(二)	38
第二章 校正中醫古籍的主要方法	39
第一節 據本校正	40
第二節 據理校正	48
第三節 綜合校正	60
校讀實踐(三)	62
第三章 中醫古籍校勘與校記的方式	63
第一節 校勘的方式	63
第二節 校記的方式	68
校讀實踐(四)	75
第四章 校勘中醫古籍應注意的問題	76
第一節 增刪改易不可輕率	76
第二節 舊本不可盲從	81
第三節 類書舊注不可盡信	84
校讀實踐(五)	88

下 篇

第一章 辨釋疑難	93
第一節 考辨字形讀音	93
第二節 分析語法修辭	100
第三節 把握古書文例	106
校讀實踐(六)	110
第二章 考證名物	111
第一節 名物的概念與類別	111
第二節 考證名物的內容與方法	115
第三節 考證名物與古籍校讀	124
校讀實踐(七)	129
第三章 推求章旨	130
第一節 提煉篇章要旨	130
第二節 貫通前後聯繫	137
第三節 利用有關綫索	141
校讀實踐(八)	143
第四章 鑽研舊注	144
第一節 舊注的主要內容	144
第二節 舊注的閱讀方法	150
第三節 舊注的常見錯誤	154
校讀實踐(九)	157
第五章 校讀札記	159
第一節 校讀札記的載體	159
第二節 校讀札記的內容	162
第三節 校讀札記的撰寫	169
校讀實踐(十)	172
附錄一 中醫經典著作重要校注本述要	173
附錄二 中醫各科重要書目簡介	194
主要參考書目	218

緒論

自來有關讀書的論述甚多。有從讀書的途徑上來說的。如清代戴震求字義於《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求理義於《十三經注疏》，同時“搜考異文，以爲訂經之助；又廣覽漢儒箋注之存者，以爲綜考故訓之助”（見《古經解詁沈·序》）。有從讀書的根基來說的，如清人王念孫爲其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作序指出：“《說文》之爲書，以文字而兼聲音、訓詁者也。”又說：“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認爲《說文》實乃治學的根基。有從讀書的要求上來說的。如王力1979年9月在給研究生講課中提出讀書的三點要求：一要粗取精，二由博返約，三要厚今薄古。他所說的“今”，是指清朝人的著作（見《王力論學新著·談談怎樣讀書》）。“校讀”則是從閱讀古書的方法上立論。

“校讀”是閱讀古書的重要方法。歷代學者運用此法取得累累碩果。諸如鄭玄的三《禮》注與《毛詩箋》，唐代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清代顧炎武的《日知錄》、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王念孫的《讀書雜誌》與《廣雅疏證》、王引之的《經義述聞》、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與《諸子評議》、孫詒讓的《札迻》、于鬯的《香草校書》等，都是著名的校讀類著作。雖然漢語的語法、修辭伴隨着人們口頭、書面交流早就存在，但是直到公元1898年馬建忠《馬氏文通》問世，方纔標誌着漢語語法學的奠定，1932年陳望道《修辭學發凡》出版，方纔標誌着漢語修辭學的建立。與此相仿，運用古書校讀法的成果雖然汗牛充棟，但是研究古書校讀法的著作却寥若晨星。以“校讀”、“讀校”、“讀法”命名的唯有陳鐘凡《古書校讀法》、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吳孟復《古書讀校法》、孫德謙《古書讀法略例》、胡樸安《古書校讀法》、彭鐸《文言文校讀》、宋子然《中國古書校讀法》等幾部，而探討中醫古籍校讀法的作品，更是空白。

對於“校讀”二字，歷來有不同的理解。一是將“校讀”二字分而釋之，即“校”指校勘，“讀”指讀書。張舜徽、胡樸安即作如是觀。張舜徽書名《史籍校讀法》，將“校讀”二字分解並述，如其序云“讀書又必首先注意校書”，書中內容主要分列“關於校書”與“關於讀書”兩部分。胡樸安書名《古書校讀法》，全書內容也分爲“論校書法”與“論讀書法”兩部分。其序云：“校讀古書采取之方法，不在分類，在於能得古書之真。古書之真有二：一版本之真，一著作者之真。略言之，前者謂之校，後者謂之讀。”此說較爲近之。

二是將“校讀”視同校勘。如孫德謙《古書讀法略例·書用校讀例》：“其法將如何？李善《文選·魏都賦》‘讎校篆籀’注引《風俗通》云：‘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是可知書之貴用校讀，固以得其謬誤爲主。惟稱之爲讎校者，非僅爲一人，蓋一持本，一讀書，竟如人之有怨讎者然。其法如此。但今第爲讀書計，既不必名爲專家，亦無須兩人相對。苟有志誦習古書，古書不能無謬誤，要不可不用校讀之法。”就名實而論，不

僅其實過於局限，而且其名也無存在之必要。

校讀與校勘的根本區別，就其目的性而言，校勘是勘正原書的訛文錯字，比較同書不同抄刻本的異同，校讀則是一種讀書方法，即在勘正原文的同時，準確理解其含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校讀所涉範圍大於校勘，既校且讀，校、讀結合。

此外，吳孟復的《古書讀校法》主要講述目錄與版本，介紹叢書、類書與經史要籍，論析辨偽、輯佚與校讎、訓詁，並不屬於校讀法一類。

戴震曾指出校讀古書的“鑿空之弊”：一為所據之經非其本經，一為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古經解詁·序》）。校讀法所以成為讀書的重要方法，就是為了避免憑空無據的“鑿空之弊”。為使所據之經是其本來的面目，這就需要認真地校勘；為使所釋之義是其原有的意義，這就需要準確地閱讀。簡而言之，就是依據本書，參考他書，發現謬誤，探求理義，是一種邊校邊讀、校讀結合的讀書法。校為求取真文，是讀的基礎；讀為闡明真義，是校的目的。明乎此，則校讀法可分可合：分別敘述時，校與讀可以別為二論，各有其說；具體運用時，校與讀必然合為一法，密不可分。

張、胡兩位所述校讀法，從分析論述的角度出發，因而判為校書法與讀書法。如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全書分為三編：首編通論校讀古代史籍的基本條件，第二、三編分述校書與讀書。雖然分論校書與讀書，但是所舉具體運用的例證，校書部分也涉及讀書，讀書部分也涉及校書，祇是側重點有所不同罷了。如校書部分所云“依據本書內在的聯繫，發現問題，訂正譌誤”，用王念孫訂正《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的“佳兵”二字當為“唯兵”之訛：

《老子·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釋文》：“佳，善也。”河上云：“飾也。”念孫案：善、飾二詞，皆於義未安。古所謂兵者，皆指五兵而言，故曰“兵者不祥之器”；若自用兵者言之，則但可謂不祥，而不可謂之不祥之器矣。今案“佳”當作“佳”字之誤也。“佳”，古“唯”字也。唯兵為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上言“夫唯”，下言“故”，文義正相承也。八章云：“夫唯不爭，故無尤。”十五章云：“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又云：“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二十二章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古鐘鼎文“唯”字作“佳”，石鼓文亦然。

張書在引用了王念孫的論述後說：“這段考證，是根據文字形體和全書行文通例，綜合比較，得出來的結論。”所引王念孫的考證，完全屬於規範的校讀法。張舜徽在分論校書時，採用的也是校讀的實例，可見他實際上並未割裂校書與讀書。

又如在讀書部分所說“有些書的內容，雜入了後人附加的話”，引用了《史記》中的兩則例證：

《史記·孝文本紀》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這是《屈原賈誼列傳》中的一段記載。張舜徽指出：“這段記載，根本成了大問題。因為司馬遷在漢武帝末年便已死了，何能看到賈嘉在漢昭帝時列為九卿的事！無疑是後人所加。”前人對此早有評述。武英殿本《史記考證》引凌稚隆曰：“按馬遷卒於漢武帝末年，此言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此句蓋後人所增。”推求後人在賈誼傳末附加賈誼之孫一段文字的原因，是由於上文敘述“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其子孫之事，與此相關。後世抄寫者不慎而將此段旁記字移入正文。

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

這是《司馬相如列傳》末的一段記載。張舜徽指出：“揚雄是西漢末年的人，距離司馬遷寫書之年很遠，司馬遷不應引用他的話。這分明是《漢書·司馬相如傳贊》中語，後世傳鈔《史記》的人，曾取《漢書》對照，將班固所引揚雄的話，鈔在《史記·司馬相如傳論》的下面，以省兩讀之煩。展轉傳鈔，便混入了正文。”揚雄在太史公死後三十餘年方纔出生，司馬遷如何能引揚雄語！對此，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引江棗語、金朝王若虛《史記辨惑》與清代趙翼《廿二史劄記》等都曾加以指摘。

因司馬相如與揚雄均是作賦大家，因而班固在傳末補入有關揚雄一段。後世傳抄《史記》者出於同樣原因，旁記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末，後反復抄寫，遂混入正文。

這兩例都是旁記字誤入正文，屬於校書的範疇，而張舜徽却在分論讀書的篇章予以引用，是因為在讀書時發現不合史料，採用的自然也是校讀結合的方法。

上文曾說，分別敘述時，校與讀可以別為二論，各有其說。張、胡走的正是這樣的一條路徑。

至於邊校邊讀、校讀結合的讀書法，王念孫、俞樾堪稱具體運用的典範。下面各舉兩例加以說明。

《讀書雜誌·漢書·高帝紀》“疾可治不醫曰可治”條：

真本對非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念孫案：景祐本作“上問醫。曰：疾可治。”無“不醫曰可治”五字，是也。“上問醫”者，問疾之可治否也，“曰疾可治”者，醫言可治也。《史記》作“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是其證。後人誤以“上問醫曰”連讀，則下文義不可通，故增此五字耳。

宋祁亦曰：“舊本及越本並無‘不醫曰可治’五字。”王念孫據北宋景祐二年（1035）刊本《漢書》校讀通行的武英殿本《漢書》，發現《高帝紀》“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多出後五字。接着從兩個方面加以判定：通過串講前七字，認為文義已經完整；例舉《史記·高祖本紀》與宋祁之說作為佐證。最後分析致誤之由：原文僅“上問醫曰疾可治”七字，後人誤以“上問醫曰”連讀，則“疾可治”便為高祖之言。這是對疾病預後的判斷，既非問語，又不當出諸高祖之口，因而王念孫認為“義不可通，故增此五字”。

《讀書雜誌·史記·太史公自序》“聖人不朽”條：

“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漢書·司馬遷傳》“朽”作“巧”。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念孫案：《史記》原文蓋亦作“聖人不巧”，今本作“朽”者，後人以“巧”與“守”韵不相協而改之也，不知“巧”字古讀若糗，正與“守”為韵。《韓子·主道篇》“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素問·徵四失論》“更名自巧”，並與“咎”為韵，《參同契》“非種難為巧”，與“酒”為韵，皆其證也。上文云“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以虛無為本”，即所謂“聖人不巧”也，“以因循為用”，即所謂“時變是守”也。又云“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亦是此意。此皆言道家無為之術，故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韓子·楊權篇》亦云“聖人之道，去智與巧”，若改為“聖人不朽”，則與“時變是守”之義迥不相涉矣。索隱本出“聖人不朽”四字，正義云：“言聖人教迹不朽滅。”則所見本皆誤。

揣摸王念孫校讀《史記·太史公自序》“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的思路歷程，試作如下分析：首先發現該句與上文“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文義不相銜接。其次比照《漢書·司馬遷傳》，其中“朽”作“巧”，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第三，以聲韵而言，“巧”字古讀若糗，與下文“守”為韵。《韓非子·主道》、《素問·徵四失論》、《參同契》的“巧”字分別與“咎”、“酒”為韵，可證。第四，從內容上來看，所述乃道家無為之術。“以虛無為本”與“聖人不巧”、“以因循為用”與“時變是守”兩兩正相呼應。上文“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與《韓非子·楊權》“聖人之道，去智與巧”皆屬此意。第五，導致訛字的原因，是後人誤以為“巧”與“守”韵不相協而妄改。

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第五十二例《兩字義同而衍例》中的兩則校讀實例：

《大戴記·五帝德篇》：“闇昏忽之義。”按：《大戴》原文本作“闇忽之義”，與上文“上世之傳，隱微之說”文法一律。其衍“昏”字者，闇，即昏也。《禮記·祭義篇》鄭注曰：“闇，昏時也。”

《老子·第六十八章》：“是謂配天古之極。”按：《老子》原文當作“是謂配古之極”，與上文“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文法一律。其衍“天”字者，古，即天也。《尚書·堯典》鄭注曰：“古，天也。”俞樾讀《禮記》，發現“闇昏忽之義”與上文“上世之傳，隱微之說”文法不一，讀《老子》，發現“是謂

配天古之極”與上文“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文法不一，進而考證“闇”即“昏”義、“古”即“天”義。由於其義比較少見，前人便旁記“昏”字、“天”字，以明其義，後來混入原文，導致同義而誤衍。

校求真文，以奠定文本的基礎；讀明真義，以把握文章的精髓。求真文、明真義，宜為古籍校讀法的真諦所在。柯琴在《傷寒論注·自序》中曾說：“讀是書者，必凝神定志，慧眼靜觀，逐條細勘，逐句研審，何者為仲景言，何者為叔和文，其間若脫落，若倒句，與訛字、衍文，須一一指破，頓令作者真面目見於語言文字間。且其筆法之縱橫詳略不同，或互文以見意，或比類以相形，可因此而悟彼，見微而知著者，須一一指醒，更令作者精神見於語言文字之外。始可羽翼仲景，注疏《傷寒》。”通過“逐條細勘，逐句研審”，來識別脫、倒、訛、衍，而“令作者真面目見於語言文字間”，這豈非校求真文？通過“一一指醒”互文見意、比類相形種種縱橫詳略之不同筆法，以求“因此而悟彼，見微而知著”，而“令作者精神見於語言文字之外”，這豈非讀明真義？柯琴這裏說的雖然是《傷寒論》，但對於其他醫書，乃至其他古書，又何嘗不是如此。

大凡閱讀古籍均須採用校讀法，而中醫古籍尤其需要校讀。這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闡述。其一，文本差錯甚多。

古書流傳既久，錯誤自然難免。究其原因，不外乎自然與人為二途。所謂自然原因，由於年移代革，絲韋磨壞斷絕，簡冊隨之或脫或亂，蟲蛀霉蝕，黃卷因之或損或缺，因而導致文字錯亂。《呂氏春秋·察傳》記載過一則孔子弟子子夏辨別訛字的趣聞：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蓋因“己”古文作“己”，三橫中的二豎朽蝕，便剩下“三”字，而“三亥”不成辭，遂以“亥”的形似字“豕”混而代之，“己亥”因此而訛為“三豕”。

所謂人為原因，是由於疊經抄刻，或不慎致誤，或以訛傳訛，或隨意妄改，因而導致文字錯亂。明季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別字”條也曾記載一則趣事：南宋金石學家趙明誠著《金石錄》三十卷。死後三載，其夫人李清照為其寫了一篇序，時在紹興二年（1132）八月初一。因《爾雅·釋天》有“八月為壯”之說，易安居士遂寫作“壯月朔”。而山東刻書人不曉壯月乃八月的別稱，竟擅自刻為“牡丹”二字，給後人留下笑柄。此乃手民妄改之例。對於此類現象，東晉葛洪《抱朴子·遐覽》引用諺語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意思是說，文字經過多次傳抄，“魚”字變成“魯”字，“虛”字變成“虎”字。唐代馬聰《意林》卷四引作“魯魚帝虎”。

為此，清末葉德輝曾發出“書不校勘，不如不讀”（《藏書十約·校勘》）的感歎，雖然失之偏激，但是反映古書文字錯亂現象之普遍，強調校勘之重要，却是深得三昧之言。

古代醫書存在的“魯魚帝虎”現象毫不“遜色”於文史類著作。前代醫家曾有諸多論述。唐代王冰在《素問·經脈別論》“一陰至，厥陰之治也”的注釋中說：“三墳之經，俗久淪墜，人少披習，字多傳寫誤。”又在《黃帝內經素問注·序》中指出《素問》舊本有“簡脫文斷，義不相接者”，有“篇目墜缺，指事不明者”，有“篇論吞併，義不相涉，闕漏名目者”，有“君臣請問，禮儀乖失者”，有“錯簡碎文，前後重疊者”等方面問題。對此，他曾分別採用“遷移”、“加字”、“別目”、“增益”與“削繁”等法逐一糾正。北宋林億、高保衡等在王冰注本的基礎上重加校訂，謂王冰注本“文注紛錯，義理混淆”，自稱“正繆誤者六千餘字”（見《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序》）。雖然如此，但是作為通行本而流傳至今的《素問》王、林本，其中錯誤亦復不少。略舉數例如次：

肺移熱於腎，傳為柔瘕。（《素問·氣厥論》）

其中“瘕”乃“瘕”的訛字。隸書“至”或寫作“𠂔”，與草書“至”相似，“瘕”遂誤為“瘕”（見王念孫《讀書雜誌·史記第三》）。《太素》卷二十六《寒熱相移》此句作“肺移熱於腎，傳為素瘕”，“瘕”正作“瘕”，可證。大凡醫書作“瘕”者，多為“瘕”的訛字。

不“炅”，病風，且寒且熱炅，汗出，一日數過。（《素問·長刺節論》）朱德熙指出：“‘炅’由‘日’、‘火’二字合成，火和日都能發熱，‘日’字的讀音也與‘熱’很相近，《內經》的‘炅’顯然是從漢代抄本遺留下來的‘熱’字的異體，一般人用字書裏的‘炅’字音讀它，是錯誤的。”（《朱德熙古文字論集》）“炅”即“熱”的異體字，因其少見，故旁記“熱”字，後世傳抄者誤移入於正文。《太素》卷二十三《雜刺》無“熱”字。又，《雜刺》“盡炅病已”，楊上善注為“得熱便愈”，“病起筋炅，病已止”，楊上善注為“以病起筋，所以筋熱已止也”，皆訓“炅”為熱。“病起筋炅”之“炅”，《鍼灸甲乙經》（以下簡稱《甲乙經》）逕作“熱”。以上並可證《素問·長刺節論》“熱炅”之“熱”顯係衍文。

作為屢經校勘的中醫經典著作《素問》的通行本尚且錯誤如許，古代其他未經校注的醫學作品中的謬誤也便可想而知。柯琴在所著《傷寒論注·自序》也說：“著書者往矣，其間幾經兵燹，幾番播遷，幾次增刪，幾許抄刻，亥豕者有之，雜僞者有之，脫落者有之，錯簡者有之。”反映古代醫書中存在嚴重的文字差錯現象乃是醫界中人的共識。

其二，缺乏行家校讀。文史類著作，前人爬羅剔抉，刮垢磨光，作過普遍而深入的校讀工作。漢、唐的鄭玄、孔穎達對五經全面注疏，尤其是有清一代，顧炎武、戴震、段玉裁、高郵王氏父子、嘉定錢氏兄弟，乃至俞樾、于鬯等先後踵起，校讀範圍遍及經史子集，真文由此而備，真義因此而得，為後人閱讀理解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即以王念孫《讀書雜誌》而言，涉及《逸周書》、《戰國策》、《史記》、《漢書》、《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子》以及《漢隸》、《後漢書》、《老子》、《莊子》、《呂氏春秋》、《韓非子》、《離騷》、《昭明文選》十七部。他在校畢《淮南子》後，歸納該書的文字錯誤多達六十二種，涉及致誤的原因、錯誤的表現及其後果等方面。致誤的原因有不識僻字、俗字、隸書、草書，不辨借字，不審文義，不加校勘，因而對正文與注文妄加更改、增加、刪削、移動，致使衍、脫、倒、訛、錯簡等方面的錯誤層出不窮，導致失韻、失句讀、失文義，而難以卒讀。論述精闢而獨到，證據確鑿而周詳。後人從中不僅對其校讀的成果得以瞭然於胸，而且可領悟其校讀之方法。

相比之下，對古代醫書的校讀工作遠未廣泛而深入地開展。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士人少有參與，且偏於一隅。古代重儒輕醫，文人一向不屑於問津醫學書籍，除了林億諸人的新校正外，屈指可數的唯有清代俞樾《〈內經〉辯言》（原為《讀書餘錄》之一，後收入於裘吉生主編的《三三醫書》叢書，改為現名）、胡澍《黃帝內經素問校義》、孫詒讓《素問王冰注校》（收入於《札迻》卷十一）、于鬯《香草續校書·〈內經素問〉》等涉及醫書的校讀，然多囿於《素問》一書，且偏於其中部分篇章，涉足面極其有限。如俞書涉及十九篇，計四十八則，胡書涉及《素問》書名與六篇，計三十二則，孫書涉及十二篇，計十三則，于書稍多，涉及五十六篇，計一百零三則。雖然如此，但是他們的校讀多有可取之處，至今治《素問》者每每奉為圭臬。

二是醫者偏重經典，且注多校少。前代醫家對一些醫書雖曾頻加校注，但是大都集中於《素問》、《靈樞》、《難經》、《神農本草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等極少數經典，而尤以《傷寒論》、《素問》為最。即以《素問》、《靈樞》而言，著名的如元代滑壽，明代張介賓、馬蒔、吳崑，清代張志聰、高世栻、張琦等，或二書並注，或唯注《素問》，但是由於並非“小學”的行家裏手，且詳於注釋，而鮮於校勘，因而往往既囿於前人注釋的“藩籬”，又因缺乏校勘的前提，則其注釋每常令人信疑參半。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他們所做的工作，還難以稱得上校讀，因而於此並無大補。茲舉兩例說明：

木不及，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春有慘淒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燔燂之復……火不及，夏有炳明光顯之化，則冬有嚴肅霜寒之政，夏有慘淒凝冽之勝，則不時有埃昏大雨之復。（《素問·氣交變大論》）

上文既說“木不及，春有……之化，則秋有……之政，春有……之勝，則夏有……之復”，那麼下文當